

52 / CHLR 9299-792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1
3

八編類纂卷之百七十六



左編

臣類

相臣

王安石

守成

王安石嘉祐四年以陝西民間多盜鑄大錢於是以見行當三大錢折小銅錢二謂之折二錢神宗熙寧四年皮公弼在陝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三大銅錢頃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乃以當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錢遂行天下熙寧九年上批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須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并畿內並罷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陝西其後許彥又置于廣南以償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民或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折二錢不售訴於開封而後被決者又言有訢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府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再以進呈上又云但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安石曰大錢亦

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有何利矣上又曰恐四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爲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係貧富且自古興王唐太宗周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爲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蓋朝廷舉動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卽爲奸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以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方平墓誌神宗朝王安石用政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爲器邊防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輕而西北三邊

虜皆山積

熙寧四年九月粥坊塲河渡祠廟九年八月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闕伯微子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爲奏曰闕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敵能捍大患今苦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鬻

熙寧六年歲漕江淮西浙米七百萬石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以供兵食者曰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曰對糴皆非常制其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糴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于兩池謂之入中入中利旣厚商賈趨之由是悉以見錢和糴而縣官之費省矣是歲置倉於兩浙稔歲遂爲常呂惠卿復請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賈

支錢復儲其米於倉謂之坐倉河北提舉司置塲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候秋成博糴者謂之博糴又有所謂結糴候糴兌糴皆王安石所建大抵欲省漕費然皆爲民害仁宗卽位始大裁損加以資性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擯不取聞民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愛及用兵陝西調度百出縣官之費始廣議者或欲省吏兵俸賜帝不許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詔減后妃宗室之賜以助之於是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

數會計以聞會元吳請臣朝廷亦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緡茶二十五萬而契丹亦增歲遺至五十萬仁宗深慮之屢命官裁節而有司卒無建明及神宗卽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益講修錢穀之法

熙寧二年初仁宗時范詳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薛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未向坐與仲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

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官自鬻之從薛向之請也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賞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

四年廢春秋儀禮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安石謂古之取士

俱本於學請建學校以復古明經諸科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伺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

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三道中書
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
但如明經墨義龕解童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
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
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
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
賜錢三千爲期集費熙寧元年安石講禮記數難記
者之非是上以爲然詔講筵權罷禮記六年駙馬都
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卿嘗以
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

不倦第未知此意耳敦禮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
未易可通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左
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是年置經義局
訓詩書周禮義以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
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
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
令呂惠卿考舉士例阿時者在高等激直者居下劉
敞覆考悉反之惠卿不悅會敞貽書王安石論新法
不便安石怒遂撫其與同院考官王介爭詈事斥通
判泰州敞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子奉世名相將

世稱三劉七月自孔文仲對策忤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八年安石復相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爲比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爲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爲比于文王誠無所愆上曰朕豈不自知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足矣遂改撰以進上乃

頒行之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元祐二年科舉罷詞賦專用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之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初

安石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元祐四年。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卽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分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及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冬。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

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以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辭章。神宗專以經義論策取之。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滅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別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將官熙寧三年。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

成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
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
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
其後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
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兵選於戶籍或應
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
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之
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
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
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制置京畿河北京東西

何不去其
重複即此
已疎於理
財

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
食嬉游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
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
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
保甲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
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
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
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
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過厚材勇過人
者亦克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陳每一大保夜輪五

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勅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隣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處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

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圖報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神宗崩高后聽政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方務稽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

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令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闕。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朔除草爲名。衆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獲。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保馬熙寧五年。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克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於是會

布等承認。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或病者補償。在內界者免體量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于開封。及陝西。其後遂變元豐末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愧于文彥博矣。彥博頃年爭國馬。

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王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神宗崩高后聽政以內旨罷焉。

茶馬熙寧七年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八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卽蜀諸州勅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

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初樞密院取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畫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

熙寧二年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君臣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三
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
夷狄。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北
伐之策。呂公著帥定州。卽爲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
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兵。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
之。保甲新法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
法。聲達于虜。虜檄邊郡。以爲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著
處其事。公著卽上奏。以爲遣邊人習戰法于境。上非
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是年契丹遣汎
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
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

在樞府。考校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
者。古名限塞。雖陛下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忱出疆。
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
虜又遣蕭禧來。帝召執政與忱同對論。難久之。忱固
執前議。執政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判官。帝遣中使
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手詔。問以計策。韓琦疏曰。臣觀
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
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屢遣使
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以致
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

因商舶招諭而來。然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彊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塘濼。向聞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竝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豫。聲言出征。

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況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若終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臣嘗切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亦是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彊。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徙。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于畝。商旅歎于道路。官吏不安其

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壞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
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今河
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軍麁勇寡謀。保甲未經訓
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今
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
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
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
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
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
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

棄地
棄民必至

服邊備。日克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
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彥博弼皆主不
與之論。時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
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
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安石輕以畀隣國。又建
以與爲取之論。至後世奸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
致天下之亂。熙寧五年。詔以古渭塞爲安軍古渭。唐
渭州也。自德中陷于吐蕃。至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爲
寨。上將恢復河隴。故命建軍爲開拓之漸。安石以王
韶書進。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

上又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即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上曰：武帝自爲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淫曆方畧不失爲霸於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熙寧六年，自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適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

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趾。始貳八年十月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沈起坐邊議罷，以知處州劉燹代之。燹至，奏罷正兵，而用槍仗分戍，聽邊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求互市，率皆遏絕。交人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州，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

州而除彞名九年正月交趾圍邑州知州事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處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歿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二月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詆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安石怒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爲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旣而卨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卨孰可代

憲卨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趾十二月郭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軋德懼遣使奉表請軍門納款時官兵入萬人冒暑涉瘴地歿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思浪州蘇茂州枕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軋德罪元豐五年廣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

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神宗知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之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矯厲之行。卽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

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家取師顏常例。初李師中任州縣。邸狀報包拯叅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上曰。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知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爲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

升之朕固已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未彊爾。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謫中外，皆惠卿所爲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克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下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趙彥若。光嘗謂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安石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俟法行已成，卽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光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安石默然。後果有賣安石者，雖悔之無及。光知永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

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趙彥若。光嘗謂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安石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俟法行已成，卽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光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安石默然。後果有賣安石者，雖悔之無及。光知永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

亦是初心

宋臣酷愛
官爵蓋下
此言

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
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光召知許州令
過闕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
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
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光力辭召
命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
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光如
此不衰特光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安石晚年於鍾
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為
惠卿所陷悔為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

執拗二字
不足盡之
亦口負執
而已

狂者安石既病邸報司馬光作相悵然曰司馬十二
作相矣安石卒光在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無
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光盛德如此安石嘗云
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始終言不可行者
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劉世安嘗與馬
永卿論安石曰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
一見便解大指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紆
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
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
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

自古小人
得君未有
不揣知上
意者

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朴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隣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爲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遂以神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尚不能回况臺諫乎祇增其勢耳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安石與光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安石與呂公著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

不太平及薦公著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在驩兜共工之姦安石之喜怒如此蓋孫覺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公著也初安石患臺諫多橫議故用公著爲中丞旣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爲民害公著乃復言條例不便安石以公著叛已怨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安石因用爲公著罪除知潁州後公著居洛一日對邵雍長歎曰民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不堪命矣。雍曰：介南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尙何言。公著作曰：公著之罪也。初安石南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竝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奸似忠，大詐似

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寒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庇。大奸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海，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謙。苟爲去就，乃出海。誨知鄧州，誨旣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

侯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
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非祇憚踈盤
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一身之疾踰朝政之病
也司馬光邵雍日就卧內問疾詢所言皆天下國家
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托
光以墓誌光亟省之已瞑目矣光呼之曰更有以見
屬乎誨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誌其
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石旣見其文遲回
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航又
陰祝誨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小人蔡天申

厚賂鑄工得本以獻安石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
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誨恐死謂光以天下
事尚可爲當自愛後光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誨不
及見矣天下聞其言而悲之至光薨誨之子曰庚作
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
人之言也初帝欲用安石叅政唐介言安石難
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
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
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
困擾諸公當自知之時執政進除自上久之不決旣

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爲然可卽施行介曰陛下
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
問安石以爲可卽施行某事問安石以爲不可未得
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
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旣執政奏言中
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
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
時寇準用劄子遷馬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
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
祖朝趙普爲相堂牒重于勅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

子何異堂牒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
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安石與介同爲叅政
議論未嘗少合安石好馮道以其能屈身安石如諸
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相易
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
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介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安石爲之變色是時富弼曾公亮
爲相安石與趙抃唐介爲叅政安石方得君銳意新
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
疏攻擊者無虛日弼以病足公亮以年老俱引去介

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背成抃力不勝但終日
歎息遇一事更改卽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
生老病死苦言安石生公亮老弱病介成抃苦也鄭
俠嘗從安石學後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
安石秉政問以所聞俠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
害安石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久之得監在京
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京師細民負水拾
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
道門司稅院竝行倉法專攔月賦每正稅百錢則收
市利十錢以給之逮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

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俠又言於安石得損其尤
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河東河
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饑民市麻粃麥麩爲
米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
妻鬻子以償官俠畫圖爲書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
日不雨卽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神宗覽疏歎息遂
詔韓維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
發常平倉於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
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竝罷
民間懽呼相慶越三日大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

狀示宰執且責之丞相以下皆謝罪安石遂力求去
薦惠卿以代已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上翳席逾寸
俠又上書言安石本爲惠卿所誤至此今復扳援以
遂前非不復爲宗社計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
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爲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
務招降未征餘黨毋以多殺爲功於是惠卿等益惡
之俠又上書譏大臣甚衆并詆臺諫皆如芻靈木偶
又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
爲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旣行
上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

直認亦
妙一去而

自聞之惠卿對曰此皆馮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
之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譖事安石
爲安國所疾屢諷其兄不悟故并中之已而上以惠
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
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
對辯遂詔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衣
橐得王堯臣所贖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
贈韓范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藁兩秩遂逮赴詔獄
俠對實不識京但每追人吳無至請檢院投匭判院
丁諷輒爲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

途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亦言見所與家兄書雖安國之言不聽而況公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亦其初心使怨歸於已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忠信者嘗應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耳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受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

未嘗使安國傳道省中語凡所論乃隣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常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邪安國乃伏獄成俠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皆編管湖外京罷政安國放歸田里安國安石弟也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爲如何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改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傾呼吸間恐無才者

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叢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顓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奸。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誡

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旣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徽宗末。楊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循致今日之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爲邪說之事。姑卽一二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上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
自舉之說有以唱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
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
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
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
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唱之也其害豈不
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
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胡安國曰此奏是取王
氏肝心底劊子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

左編

臣類

相臣

相宋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侍制光
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
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
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
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
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

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爲館閣
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
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
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
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
文莊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
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
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
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
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

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
之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僞不
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
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
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
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不當賀從
之同知諫院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
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始
書勸鎮以歿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
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

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日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央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日。

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改天章閣侍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克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薄。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克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薄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

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譖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卽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

時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以其手藁爲按旣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晦乞加宜辜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

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偽。詔敕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極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

但見慶曆間。鄉兵敕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克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為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為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

侯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日
仁曰明日武治國之要三日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
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
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
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
高居簡奸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
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詔錄頰邸直省官
四人爲閣門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
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
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之西

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
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
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
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
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比不
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
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
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
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
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

非時奉策。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太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早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

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帝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

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重是也。光言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

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弃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

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自道生平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

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以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歛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

存乎下不
算百姓總
是庸碌

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凡迕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刑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後毀

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藁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斃器。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爲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爲臺官。光出知永興軍，時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糲，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

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宜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
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
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
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恐乃復陳六事元豐
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
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
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
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
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
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起光知陳

活自如者
謂之相公

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
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
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
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捄焚拯
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
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
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
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
間上賜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
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時

言可不防此言疎矣

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
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
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
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
委首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
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
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
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
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
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畢仲游士安之孫早受知於光光爲政反王安石所
爲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
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
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
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
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
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
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
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
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

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
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
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
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
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
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後所論新法者
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
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採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
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
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

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
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
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
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
其慮後仲游亦坐黨籍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
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由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
九月薨年六十八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光孝
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

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諡卞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叅軍徽宗立復太子大

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范祖禹言光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祖禹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耶呂公著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

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諮曰。今爲翰林兼侍
讀。虜曰。不爲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光初除樞副。竟
辭不受。時韓琦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與文彥博。勉
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
可也。似不須堅讓。彥博以書示光。光曰。自古被這般
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琦後得彥博書云。君
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光嘗問邵雍曰。
光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光深以爲知言。雍
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熙寧前士大夫未
有談禪者。偶富弼問法於願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

木本時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遣使作頌寄之。
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翻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惟
光范鎮以爲不然。

宋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
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川
郡。守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後修使契丹。契丹主問
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
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謂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
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

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君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徒光者，賴其勤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爲御史。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起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

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別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定州安撫使。徙揚州。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侍讀還朝。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

人君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舉行之。民歡呼歌舞。咸以爲便。光

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
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
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
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敝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
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叅用古
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賔
易以言事許直詆大臣將峻責公著以爲言止罷知
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
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
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莫不歎服三年拜司

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
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三詔建第於東府之南
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
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
二月薨年七十二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
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
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
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深敏量閎而學粹遇事善決
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
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

荆公未嘗
不可與言

亦好

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公著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

著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僉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無諱公著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間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公著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

石經

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
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
上知公著意深切每改容鞠躬如在車之式公著嘗
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
著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
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知仁武而不殺者然
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著以好勇黷武
爲戒公著平章軍國嘗門下因語攻或曰嘉問敗壞
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
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

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答
嘉問以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爲屬提舉市易務初嘉
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於
外呂氏號爲家賊

宋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
之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
皆無菑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
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
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

示下堂知
一邑決而
焉此

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非老夫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頌謂敕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備周一紀逮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諡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諡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爲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諡則不爲逼矣公亮歎重遷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卽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

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公隸之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
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
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
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問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儻
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又請
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
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縣令也且
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
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
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

洶喝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
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擢知制
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
允除監察御史裡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
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
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起越資品令
定不出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
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
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
官有關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

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
克後爲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
博士員外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
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
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
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啟。則士途奔競之人。希望不
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
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
求。大臨爲三舍人。歲餘。知亳州。知應天府。呂惠卿嘗
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請。我執政可得也。頌

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
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
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
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
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
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
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遇冬至
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
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
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

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遣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杜後惠文治之非毫賴臥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旣而母爲婢所弑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弑姑法不至死或譖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論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母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爲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卽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牘以爲疑

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傳致也由是
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惟薄事頌應曰
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滄洲入辭帝曰朕知
卿久然每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
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
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朝本無文武之別
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
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
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陞對
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

文武統於
吏部

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慮修書者遷
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
季日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
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
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
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
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世爵宗廟因而不立
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
服敕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
一歿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

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就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讀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嚮則偏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謀言阿里骨已歿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

元成

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
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各敢言既爲監司矣
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
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知揚州徙河南
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
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幼年諸臣太紛紜
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
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
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
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宋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
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爲南外睦宗院教
授尋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歿乃以校書郎召季宗
時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王
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
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權兵部侍郎金
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實因之遂有膠
西之捷亮歿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
亾金主雍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

相儲

知兵

兵後名臣
知兵者踵
起

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
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
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爲
叅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遷中書
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屬張浚，以俊卿
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克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
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
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
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
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

陳七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尊祖
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
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
可，會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
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
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
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宰臣湯思
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
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
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

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社稷計願陛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卽令浚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元年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常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爲叅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卽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逾年授吏部

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覲中外稱快金遺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亾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亾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

正之破二
正因多欲
非止兵弱
多歛別政
不在中書
危哉

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於是劾奏洪邁
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
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
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
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
天下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
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
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
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于上未嘗有是命俊卿
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機豈能盡防閑

命
讀口以方

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削秩
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上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
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
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
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論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
中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
部取材豈爲宮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
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
制耳已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
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制授尚書右僕射俊卿

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
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守
牧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
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爲樞密
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
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民恐不及事請於揚
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
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陳戰農隙之日給以
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都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
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

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
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
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
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
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允文建議
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
御弧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
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陛下憂勤恭
儉清靜寡欲願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
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

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烈義不越尊俎，固已震懼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爲後戒。曾覲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覲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覲快快而去。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劄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

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克，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卽杜門請去。帥福州，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覲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傳，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覲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經結勘，而內批

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扞之門十纜，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于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扞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爲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

俊卿奏非便上手劄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年，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上謝聖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正邪，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

宋杜範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喜定元年舉進士再調婺州司
法端平元年改調軍器監永明年入對改秘書郎尋
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
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紀綱蕩然風
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
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
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
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須除目沙汰未幾而旋
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
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

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
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
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得此豈勵精親政之時
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
機將發明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
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
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
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
詆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
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愈

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故。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歿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閹枉詐謀罔之弊。干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不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

之譽，以固寵。宦游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棄，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群聚相剽，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闈，禁約閹宦，不使讒譖得以售其奸。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

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受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卽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已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臺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

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存。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于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爲聖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事

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
旣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
即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卽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
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
抗疏自辯範又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
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爲
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
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辯之章見其交
鬪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旣破
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

復久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如臣等言是卽乞
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
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
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
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卽渡江而歸授浙
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嘉興二年差
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楮券
猥輕物價騰踴是內憂旣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
鬪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
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爲欺蔽勝

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旣深矣。人主上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旣春而雪。海湖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夫歿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歿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交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二十年醞成。

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讐。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恠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待此一念。振起頹頹。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

侍郎兼侍講拜中書舍人改禮部尚書淳祐二年擢
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
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
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
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
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
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
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
游侶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
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

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整肅宮闈謂當嚴內外
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常隨其所長用之而
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
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
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
入之數而補竅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
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
求早降恩澤列前朝柱術例範皆封還乞撥堂除闕
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
地幹官人皆以爲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

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爲。是。上。下。堅。守。則。譽。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戾。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爲。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

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贓貪自今有以贓罪案上卽行下勘證果有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修

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恩私而廢法。勲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閫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

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縱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計功得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

傅諡清獻

長倩東海蘭陵人也。望之以射策甲科爲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八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蕭望之

被難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侯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

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崎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叅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

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寔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在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

術温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
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
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
厭其欲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
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
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
安論上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
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視事
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
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

議世江不
錄

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
乏窮僻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賑之願令
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
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
有司望之與少府李疆議不合天子復下其議兩府
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
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
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
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
興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

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未何賊之所生。敵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歿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賑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敵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疆復對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敵議望之爲左馮

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燉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

不婚虜不
喪喪均耳

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
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
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
結婚二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
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
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
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
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
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
化嚮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

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灾也彼必奔
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
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
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得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
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盜賊未止
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
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
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

王忠拜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

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賊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左遷望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卽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諫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嚮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
自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位謙讓
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
儒茂林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
騎將軍高遣客以奸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
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
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
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
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宴
而休遂逐鄧友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

亦人不可
與作緣○
錄此爲大
臣不知止
不知幾之
收要之知
幾則自知
止矣

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埃見二子沒
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
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久之兼聽則下走
其庶幾願竭區區砥礪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
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
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
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
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
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
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他吏
卽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驕待詔以
行汗穢不進欲入堪等堪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
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羅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
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
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
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
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
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
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

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
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九卿大
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
朕八年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
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
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
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
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
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
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

八續類集 卷一百一
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

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殺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常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畱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父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

漢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諫，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木章殺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宴持詔

漢宗重博
上議即正
爲此等

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士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切諫。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

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毋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以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

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聖謚曰干人所指無病而歿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
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戇數犯忌諱唯陛
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
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
雲寃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
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見上體
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
讐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
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譚頗知雅文鳳經
明行修聖王有討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

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
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
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
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
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
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
恣心自在逃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
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
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
嘉逃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

相諸事竝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逃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上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歿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爲下。御座則起，疾痛視之無斂，歿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

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旣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盃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

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至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詰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襍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克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歟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馬何武不能進惡高

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歟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毆血而歿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

後漢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

此
此

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
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
禮命數十年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
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大夫
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
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
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
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
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
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

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
者或欲令其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
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後乎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
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
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
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方今九
得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雖有推燥居
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
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宜速出阿
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惟陛下留神萬機

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
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奏御帝
以示阿母等內侍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
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
至侍中震上疏曰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
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
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
姓不安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
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曰如朝廷欲令
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時

詔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震
復上疏曰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重螟蝗羗虜鈔
掠三邊震擾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
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宰司辟召
承望旨意天下誼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惟陛
下度之豐憚等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
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
上疏以爲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帝旣
不平之而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
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

考詔獄治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趙騰所坐
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蠲除全騰之
命以誘蕩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樊豐
等因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
有恚恨之心遂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
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
詔遣歸本郡震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家人曰吾疾
姦臣而不能誅惡女亂而不能禁身死之日以雜木
爲棺勿歸塚勿設祭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
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

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歲餘順帝卽位樊豐
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許闕追訟震事朝廷
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
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
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
上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
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
威災青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
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寬
而有靈倘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爲象於其墓所

震五子長子牧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中子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頗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帝時徵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木，晝昏，秉

因上疏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空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篤，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徵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

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虛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選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謂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里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

相欲因國爲池，澆濯黷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頃者朝廷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廟，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

累有賊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取受罪贓累億
耕荆男子張攸居爲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
攸家八人没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
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捶殺
又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
金銀珍玩不可稱紀檻車徵參請廷尉參惶恐道自
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案中常侍候覽弟參
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
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
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

至戒覽宜急屏去本部書奏尚書即召秉掾屬曰公
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
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
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
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
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嘗從客言曰我有三不惑
酒色財

子賜字伯獻退居隱約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
梁冀府非其好也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
賜上封事曰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維虺維

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惟陛下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光和元年有虹蜺。書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甫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婿。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累世見寵。無以報國。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詩人所謂蝦蟇者也。

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是以災異屢見。今復投蜺。可謂熟矣。按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寺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蠱篆小技。見寵於時。樂松處常伯任芝。屈納言。郝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畝。訖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書

上大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黃巾師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繼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茲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師可不勞而定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汪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初賜與太尉劉寬同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空獨愛封賞上書願分戶邑與寬濟帝嘉歎

亮見

復封寬及濟子

子彪字文先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徵還爲侍中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

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靡沸之亂。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且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興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効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

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明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十一年。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磔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計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今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旣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恠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表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後漢李固

被難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大司徒郃之子也固狀貌有奇表鬪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藉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弊爲

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唯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凋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旣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

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閭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

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知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于州郡，而詔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管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

用侯羊廸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

漢人條對
可觀若宋
天章閣
後語耳

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德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閒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

言。昧自聞者。倘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

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
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
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
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
道者。滯涸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
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冀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
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
毋自乳養。無委保妾。鑿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
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魯。垂則萬古。而新營
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

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宮省之內。容有
陰謀。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
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
無有怵迫之憂。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
不定。乃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
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
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
去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
等。賊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
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

妖党自
散法

是淫

也

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
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
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
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
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
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
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晉秦皇亡於沙
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
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
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

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
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
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乃
立安樂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將北出山
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盜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
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塋內依康陵制度
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太甚以比遭不造
委任宰相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
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
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太驟此等既

怨又希望冀肯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太尉李固
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枝黨至於表舉
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
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
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侈輜輶曜日
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
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
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臣聞
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奸軌則責在太
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

西字亦真

損傷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
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
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
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明恐後為患遂令左右
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
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
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
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
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乃遭大憂皇太
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

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且承初
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
之日。晉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
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
憂至重。可不熟慮。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
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
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當
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
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
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

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

吾侯。富貴可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
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
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獨厲聲曰。
罷會。固意旣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
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
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
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
書。証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
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

台世豈有
此人哉

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之，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燮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

如此賢者
乃可恥不
與究

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于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歛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

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

熒字公德初固旣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
時熒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
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
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熒託言
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
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
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
義乃將熒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爲酒家
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熒從受學酒

也
苦心哉姊

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熒熒專精經學十餘年間
梁冀旣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
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
嗣熒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
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旣而戒熒曰先
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
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
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
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熒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熒以
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

賢哉姊也

漢東漢人之習

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爕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爕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爕以詢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爕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旣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爕上書陳

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詔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爕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爕在職二年卒時人感世忠正咸傷惜焉

後漢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郡人用

東漢尚名
節以此

八 類纂卷五十一
一
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
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民有趙宣葬親而不
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
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
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不肖企及且
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
中誑時惑衆誣汗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
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
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坐忤左右
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爲尚書令遷大

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相帝怒當復重誅蕃上
書救雲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
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爲上疏諫曰諸侯上象四七
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
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
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
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
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
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
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

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貴計。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奸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畫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嘉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䟽諫、不納。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

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察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王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佐校。蕃與司

徒劉矩司空劉茂，共建請瓚。瓚超浮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原，其誠心在乎去惡，遂使天威爲之發怒，令伏歐刃乎？又

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王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晉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力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致此刑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瑒字幼平，陝人。

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勢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封蕃高陽侯蕃上疏讓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

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拜封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

如此作事
不殺身何
為

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颺等與趙夫人
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
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
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
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
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
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
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
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
承天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

亦是

此人義而
有智若蕃
武同心震
左右其間
決不為露
章之事

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迂適聞其言而讓蕃
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
門其行、事、可、見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
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柱梁枉撓阿黨復焉
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不敢近乃益人圍之
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蹴蕃
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負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
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
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鉅令聞而弃官哭之收葬蕃尸
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

編類集 臣類 七

八 綱 類 集 卷 之 五 十 九
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後漢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詔事宦官，可

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

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具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以減還有一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獄猶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姓名，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

南尹。獻帝即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為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歛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不疑。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迎天子還洛陽。卓先着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

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乃潛約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旣而疑呂布，又欲以卓財特頒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難，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

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旣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

議論用此
作事剛愎

東漢之患
在大臣不
在士類

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

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

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

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

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

即殺允懼二部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

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

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

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

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

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

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三子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

害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

令趙戩弃官營喪

王宏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

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

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伯促殺之宏

臨命詬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

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

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

奉策弔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

士孫瑞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智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于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

趙戩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徵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

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晉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盧欽言之於文帝除左著作郎頃之晉篡位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數歲拜中書令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惟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

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既進而未有克
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
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
克及吳滅封爲廣武縣侯晉吏及儀禮憲章並屬於
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而荀勗自以大族
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俟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
誰可託寄後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
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
州諸軍事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並遣使朝
獻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

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
何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
將廢皇太后會羣臣于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惟華
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

議廢后

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
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
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責終之恩不從遂廢太
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
瓘等內外兵起朝廷大恐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三
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

逢大七

使外軍解嚴。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侍中。中書監。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欲倚以朝綱。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郎。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慄。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授。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

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任。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

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氏羌反叛，華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為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氏羌自反，非秀之為，故得免死。既還，詔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頌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

兵固守，然後救之。華舍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避以中台星，斥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頌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

不知退遂
不知喪鳴
呼易可不
學哉

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
 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亂禍不
 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
 痛之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
 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
 氣愈明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

